

暮人手記

存在是一種奇怪的事情，一種突變和誕生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穩固和等待消亡。在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後，我的生活就從過去逐漸湧起轉向退潮，所有的快樂跟著沉沒，所有的希望、可能性、任何、未明等都跟著沉沒，都已然明確。我不知道往後還可以做點什麼，所有事情都會在潮底下沉滯，成為沙，成為灰，回到塵寰之中。我選擇最小的傷害，最少的徒勞，我可以一篇接著一篇讀著無關我的存在的作品，它們和我是在同一個世界沒錯，但不觸碰我的存在。我能從沙漠中行走而不知疲倦，尋找著失蹤的詩人，或者就只在某一個房間的床榻上，在床榻已於河流上搖盪的暮年錯覺中，回顧自己的一生，這一生或許和我有關，但和我的存在無涉。

魚的肚腹整片對著這條巷弄，我聽見一聲白色的呼吸從耳邊呼嘯——
一道寬闊而沉默的開口，一條不斷延伸但在單點透視中終究消失的通
道，人群駛著他們正在做夢的汽車。
在金屬胚胎的內部，吐息著煙霧，冰冷而靛藍。

如果依照我這個計畫，並考量在這些場景之中、在裏頭事物之間的秩序的約束下，我能讀的作品實在太少，甚至到死前我還看不完百萬分之一的作品。但我已比後世幸運太多，以後的人，可能連十億分之一的作品都看不完，那時將不會有人再去看它們，誰願意在恆沙數中觀望星辰，並將之命名，並在命名之後便死去呢？但我想，還是有的，還是有的。如果願意忍受孤獨，安分地知道孤獨的必然性和死去的必然性，其他都是可變動的，其他都是原野上的草薺，看上去皆一個樣子，但眼睛一探進就像綠色的煙花或綠色的大海一樣翻湧著。最終在這片綠色的原野，光也會離開，所有人的存在，所有的作品，所有的敘事和敘事內部的情感，都會漂流在這些漆黑、尖銳而柔軟的觸手上。那些情感中的每一道情感，都混合著喜歡、愛、嚮往和占有，我們建構這些詞語，但情感的原初樣貌只有一體，嶙峋古怪，像就有一隻手指卻有無數的指節，在扭曲著，在掙扎著，想要在最終能脫離那片漆黑的原野，想要超越它。但我敢打賭，超越過後的地方，不是它的原點，就是它才剛要

開始。

但是，一旦我自問為何如此篤定，我便答不上來，或許我就回到我的病房，認清怎麼樣思考都無法思考那些無法思考的，更要命的是，連思考本身都無法被思考，所以思考不過是重新踏履一遍自己走過的路徑，K，一個可憐的人，任何的一個人，也是這樣，你想在莊嚴的法庭中審度自己，但最終只會走向一棟破舊的建築，進到頂樓一間同你房間模樣的法庭，裏面負責清潔的女傭會誘導你，引你離開，走上一座樓梯，在這座樓梯上，你隨時會被推落，如果沒有，你最後走進的閣樓也是一間紊亂、悶熱、陰暗又無窗的審判室，你會被你曾經審度過的自己所審判，但在這之前，你還得排隊，太多的你在裏頭等候，擁擠不堪。或許我就回到我的病房，第幾號呢？不可知，但在第五和第七之間，我至少可以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其中的一員，我可能只是一個觀覽者。

至少，在那我可以不須懷疑被建構的東西。幸福，也是一個被建構的詞語、一塊唯一從沉沒的潮底升起的星辰的碎片，它十分細小，在指間我拈著它，它又消失，成為我的指紋，如果就把指紋的皮層削下，或者不那麼直接，長年操作紡織機器或鑄造機器，像我母我父那樣，也可將指紋脫下，很快就會曬乾，成為沙，成為灰，回到塵寰之中；但如果保有在手上，它就不再是幸福，就是我的指紋，我用以磨損的，我用以不在意而能夠繼續和我的存在共處的。

17 證詞

且有一天妳終將遺忘那時的我。
我手握一個裝著開水的玻璃杯。

當我懷疑它，我卻立刻湧起衝動要喝它一口，以證明這道懷疑不能成立。
我對著沒有人證明此事。

這就是我的問題所在，這就是當一個人要判斷自己時的問題所在。

「不要去寫回憶錄，你會放大所有意義和情感。」

且有一天我終將遺忘那時的妳。

在那些都是同一個夜晚的夜晚，我搭著運行到郊區的市巴士，駛經連綿的山陵
和重疊在它們身上的影子，越過山坳處的一座靈園，沒有目的和來處。

一隻在無邊黑暗中的黃色瓢蟲，沒有人可以分辨那是停棲還是飛行。